



12015

乾 隆 元 年 鑄

宋 儒 文 質 公 羅
豫 章 先 生 集

裔孫

雍 可 體 勤

同 刻

本 衙 藏 板

宋儒羅豫章先生集序

序

宋儒羅豫章先生集序

斯道之在天壤有顯晦無絕

續也第當顯晦絕續之交必

有性明行脩任重致遠之器

負之而趨始能紹往開來衍

理學之大成而獨存幾希之

序

一

統羅豫章先生真其人矣先

生受業龜山之門晚年聞道

又嘗親炙伊川得承謦欬故

其爲學宏深靜密直窺聖賢

底蘊南來統緒賴以昌明迨

後得李延平衍其道脈再傳

至朱子遂滙濂洛之精蘊而
大集其成使孔孟心傳如揭
日月如導江河溯其授受源
流先生實以一身樞衡其間
徐存齋謂其纘楊鑄李程得
成終朱得成始洵非阿好也

序

二

先生著述不多概見登諸梨
棗者惟遵堯錄及語錄雜著
諸篇其論治術必紬輓近而
進以純王至於天人性命之
際研究精深與聖賢體用一
原之旨尤多契合是豈漢唐

諸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
得窺其樊籬也邪延平爲先
生桑梓廬墓之鄉余承乏守
土春秋崇祀得瞻先生之廟
藐然緬懷遺跡而代遠年湮
已不禁墜緒茫茫之感今其

序

三

裔孫國子生學孝廉天廣博
士天道英勲等追念先澤懼
遺編之淪缺重加較讐并集
先儒時賢諸序記釐爲十四
卷付之剞劂因索序言於余
夫表章潛德傳盛美而發幽

光固守土之責若先生以一身仔肩道統薪傳焰續固已俎豆名山功垂百世而風塵俗吏猶欲贅一語以志闡揚譬之挹抔土以益泰山余滋愧矣然詩有之高山仰止景

序

四

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徃之
余後先生數百年不獲私淑
其流風猶幸來守是邦得與
諸後裔遊展讀遺編舉先生
之經濟文學皆有以默會其
意旨之所在則是舉也余甚

多學等之能勿墜先德聊以
志高山景行之意焉余卽權
魯其敢以不斐辭哉是爲序

崑

乾隆二年丁巳春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知

序

五

延平府事加三級東武後學
王 輅拜手謹題



宋儒羅豫章先生集序

語無關於天人性命者雖文
采爛如舉可刪而弗錄也宋
儒鄉先生羅文質公親承龜
山南來之緒以開李朱二子
之傳其立言爲經大有功於

序

吾道非漢唐諸子空以詮疏
文章名世者可同日而語矣
昔陳默堂先生謂其格言要
論自成一家之言信乎自心
害而去之李延平先生又謂
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

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
各極其至朱子則謂先生潛
思力行任重詣極更謂嚴毅
清苦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
而盛仁叔云至道無文至學
無詞先生之道天人之師石

序

二

道叟云秉德醇厚問學淵源
信道之篤衛道之堅揭從年
曰靜交聖賢遠遯伊洛不取
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
前明柯竹巖曰先生清介絕
俗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所

著詩文又皆合乎道理之正
張西溪曰今觀集錄彪分臚
合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小而
事事物物之故以至於道德
性命之奧靡不該悉姜士元
曰其立言垂訓繼往開來真

序

三

與龜山而同符清介絕俗闢
邪翼正真與魯齋而並駕遵
堯錄寓經濟才猷之志發精
神心術之蘊追比司馬公通
鑑間有過之者徐存齋曰如
軸負輪纘楊鑄李程得成終

朱得成始身任繼開道兼授
受四公之功皆公之有嗚呼
歷觀諸公之所讚述而先生
之學與其所以爲書者亦大
畧可識矣惜先生沒而遺編
散佚無存至理宗朝郡守劉

序

四

公始得遵堯錄上之後元進
士曹伯大廼搜得全集刊以
行世勝國時屢易剞劂逮我
朝大中丞儀封張公刻之宮詹
學憲心齋沈公又刻之然後
尚友之士有所藉以窺其壺

域第前此刻本歲火散亡張
沈二刻板又藏官舍流布未
廣此望古遙集者所爲企想
而三歎也仰惟我

皇上妙齡紹統稽古右文凡名
山石室之藏靡不勤加搜訪

序

五

斯誠吾道大亨理學昌明之
會而先生裔孫上舍生學暨
男博士天道姪孝廉天廣嗜
古象賢躬逢盛際乃謀舉先
生集捐金重梓以廣其傳又
恐鋟板屢更魯魚易混爰取

沈本付京訂定庶幾不誤來
學極知謏陋無益斯文然仁
人孝子顯揚先祖明示後世
此等至意何敢重違又况高
山典型景行自昔維簡筴之
可循皆道脉之攸寄可聽其

序

六

荒沒以無傳乎因徧閱宋史
綱目延平集朱子全書性理
大全閩省郡邑志諸書取沈
本而細加校讐訂其譌誤補
其殘缺并錄後世諸公之所
以發明先生者分載首末二

卷以備知人論世之大觀往
嘗讀幼山先大夫邑志傳論
云先生之學得之主靜乃千
聖傳心之秘其遺言緒論皆
足範今而垂世京幸生長文
獻之邦得爲先生鄉後進旣
又獲交先生後人更得讀先
生之書從事丹黃附名以滋
不朽是京於先生之道雖甚
乎未之有聞然仰止匪遙先
生庶亦有以範我也夫

序

七

大清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天中
節邑後學黃植京頓首拜撰
於觀瀾軒



序

八



重刻豫章先生集序

祭統有言其先祖無羨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間讀戴記至此未嘗不瞿然興感曰嗟乎

序

爲人孫子蓋若斯之難也若

吾祖

文質公豫章先生爲龜山入室弟子又曾往見伊川後以其道授之延平以衍文公大成之緒其爲學以主靜爲宗躬

行實踐默與道契雖晚就一
職未旣厥施而繼往開來功
垂奕禩蓋其德善勲烈天下
後世靡不知之有足信其非
矯誣者矣特是公之道原不
藉言以顯然後之學者苟非

序

二

因言以求其心則雖有志於
吾道亦安有所據而入邪公
之遺書沒而零散久而漸出
歷宋元明以迄於今而存亡
相半焉學等匪材居恆撫家集
而抱湮沒之嗟每欲重鋟以

貽後世因仍未果今學老矣

而諸子又俛首窮經倘終任

其微言就湮此吾道之不幸

抑亦爲後人者之大罪也良

滋懼焉因與兒天道姪天廣

姪孫英勳議所以永其傳者而

序

三

姻友黃子景山研究儒先殫

心理學乃携舊本就其訂定

俾無缺畧然後授梓夫公之

遺集乃天下人人不可少之

書原非一家私言但使遺編

不泯廣大流通舉凡有志之

士得讀是書而求其立言之
所在以會乎斯道之指歸則
斯刻也誠不敢比於顯先崇
孝之義或蘄免於不明不仁
之耻云爾

峕

序

四

大清乾隆元年丙辰夏五月沙
陽裔孫望天廣同拜手謹識



羅豫章先生集目錄

邑後學黃植京景山重訂

裔孫學

天嶺

英勳全校

天道

卷首

新序

又

王

輅

又

黃植京

又

羅天嶺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一

凡例

繳進遵堯錄狀

劉允濟

文集原序

馮慶得

又

卓說

又

柯潛

又

張泰

又

姜文魁

又

歐陽侏

又

張伯行

四賢紀要合編序

沈涵

南劍州三先生集序

沈涵

本傳

卷一

遵堯錄一

自序 太祖

卷二

遵堯錄二

太宗

卷三

遵堯錄三

真宗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二

卷四

遵堯錄四

仁宗

卷五

遵堯錄五

李沆 寇準 王旦 王會

卷六

遵堯錄六

杜衍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卷七

遵堯錄七

司馬光 程顥

卷八

遵堯錄別錄

司馬光論王安石
陳瓘論蔡京

卷九

二程先生語錄

卷十

雜著一

議論要語

卷十一

雜著二

春秋指歸序
與陳默堂書

韋齋記

誨于姪文

卷十二

詩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三

卷末

繳進遵堯錄狀貼黃二道

劉允濟

請謚羅李二先生疏

楊棟

謚議

陳協

覆謚議

周坦

奏補羅李二儒從祀疏

熊汲

請題補二儒從祀呈

林鈿

學臣題疏

熊尚文

禮部題疏

翁正春

禮部覆疏

孫慎行

特祠始末

宋禮部頒祭文

重建汝縣祠堂記

倪峻

重修羅源鄉祠堂記

沈涵

延平府書院志

闕名

題義恩祠壁

盛木

誌釋菜事

石公轍

焚黃祝文

丁鏞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四

祭文

石公轍

祭墓文

劉允濟

又

高斯得

又

吳宗堯

謁汝縣祠堂祭文

徐階

上舍辭先生歸詩

李侗

讀遵堯錄有感書行臺詩

羅璟

謁汝縣祠堂詩

徐顯臣

初見先生書

李侗

答先生書

胡安國

諸儒論議

語孟師說跋

陳淵

韋齋記跋

石塾

遺集跋

黃大任

又

揭祐民

又

曹道振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草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五

書家集後

劉將孫

四賢紀要合編後序

康濟海

新跋

陳嘉言

又

洪錫舉

又

羅鈇

又

羅萬芳

目錄終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六

乾 隆 十 一 年 新 鑄

宮保大中丞西昌周先生校定

宋儒文質公羅
豫章先生集

本衙藏板

重刻羅豫章先生集凡例

一是刻悉遵沈心齋學憲板樣但字經三寫不無譌錯今查各書改正以成全璧

一沈本自卷一至卷十二止無有末二卷以係南劍州楊羅李三先生合集不附載也茲爲豫章先生耑集故備爲補入

一是書首末二卷苦心搜討纖悉弗遺更從羅源里守墓裔孫購得寫本頗覺完備奈卷帙顛倒字句間復多舛錯及脫落處雖極意考訂尚覺駁改未

羅豫章先生集

凡例

一

盡遙質四方高明幸祈賜教

一卷十卷十二都有增補以先生單詞隻字皆有關於吾道不可棄也然此外豈無遺漏淹雅君子倘有見聞乞即郵示便當續梓

邑後學黃植京景山訂補

裔孫

學雍可

全校

天廣體勤

繳進遵堯錄狀

宋劉允濟

知南劍州事

臣聞言盡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不急於功名歛衽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於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一

崖壁悉上遂宮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槩鉛長遊學校久聞羅先生為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為郡人聞其世家寥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為叙文大抵以我國家一

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太宗凡邊防事機
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
儉揄揚大憲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之嚴次而朝
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諷
諫之誠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備之
過管心執法創爲功利之圖章偁蔡隨浸兆喬夸之
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
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
言劄功之文彬彬可據臣以是見從彥道義精粹議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二

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
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歿與草木而俱蔚憤
誠可憫忠赤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黼座欲望萬幾
之暇特加乙覽之勤儻有合於宸衷幸宣付於史館
仍乞睿慈賜謚如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
心希古者下惠少連之舉非特慰遺忠於泉壤亦將
興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今古念
無令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聖明庶使其名
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羅從彥元撰

聖宋尊堯錄八卷謹繕寫成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
至奏聞者

文集原序

宋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
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
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
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遵堯序錄其言帝王行事之
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焉詩記東
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覺志而放道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三

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
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
先生之道德學問聞於朝錄於太史傳誦於天下之
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叙而
傳然不辭者自有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
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
托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我春木
之苞授我手之鶉兮茫茫九原憂莫起之後學馮夢
得敢拜手稽首而爲之書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于河南卒業辭歸程子歎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幾也果前知乎哉龜山旣南其傳則豫章羅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李先生李傳徽國朱文公聖人之道於是乎大明于天下程子之嘆其有開之先歟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朱二賢爲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逮之時居中爲傳統之會斯道之寄誠重矣澄心默坐體認天理之功其精實已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四

知者雖鮮而宗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何程子前知之明邪先生之志在遵堯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之公忠衍釋之所發辨微之所明誠一代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乃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徒空言詩文皆攸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修之本惜其書與首卷諸目俱以何學者之不幸也觀附錄儒先所稱述惟長蛇耳卽今所存而求之必有

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然爲朱子之學萬殊一貫
體用一原行之以仁恕克之以廣大苟不究其師傳
之統惡克底夫精實之極於斯集也可不致力以求
之先生五世孫天澤建書院旣得請前進士曹道振
纂次先生文集鼓以傳世天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
惟道學之宗豈庸譚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遺言而
交其後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著朱傳之所自云

又

明柯潛

君子之學務以講明道理精思力行爲事而文章詩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五

賦蓋非其所先者然或因事感物而有所著述發于
心而不能自己者要皆不外乎道理之正于己無累
于人有規則君子亦所不廢也若夫娛戲風月摸寫
景光足以蕩心而逸志者奚可尚哉羅豫章先生師
事龜山楊文靖公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秘居鄉按
徒循道寂寞晚始得官爲博羅主簿弗究厥施而沈
所幸者有同鄉李公愿中傳其學斯文賴以不墜再
傳而得朱文公其道遂大明於世蓋先生清介絕俗
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故傳於後久而彌光其平生

所著詩文又皆合乎道理之正百世之下讀之者可
知其爲人然則先生之所著爲世不可無如遵堯錄
議論要語蓋其經濟之志之所寓尤後人所講誦而
服膺者惜經元季兵革散亂之餘間有存者亦惟東
之高閣而已騷人墨客競以摸寫景光爲事豈復知
道理之言爲可貴哉邵武太守南克馮侯孜前在延
平時慕先生之爲人搜訪遺文得之民家蓋元進士
曹道振所編次者首年譜次詩文次附錄次外集凡
十八卷重加考訂刻板以廣其傳及來茲郡又載以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六

隨惟恐或失之誠以道理之言有補于世者所當貴
也貴道理之言則其爲政從可知矣潛亦竊慕先生
者旣喜斯集之傳俾後生晚學得以因之考見其道
有所感焉而興又欲後之嗣政于此者知侯能以振
文右道爲心而勿替也故潛序之成化三年春二月
二十又八日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同修國史莆田柯潛序

又

明張

泰

知汝縣事

泰嘗讀孟子稱舜大孝章至延平李氏註有曰昔羅

仲素語此云祇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
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徐而思之已知先生立
言垂訓之緒餘矣初未嘗養暗所謂豫章文集也暨筮仕
知汝陽明年春二月適今提學憲副豐城游公按節考校
之暇手以是集授泰曰是乃豫章羅先生遺文前進士曹
道振編次校正梓行于世久矣正統戊辰熒于兵燹殆盡
其幸存者僅見此本惡圖假梓以廣其傳可也泰對曰謹
受命自是退食之餘披讀累閱月于是益有以知先生淵
源之所自蓋先生初受學于龜山之內隔龜山講乾九四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七

父義曰伊川說得甚善卽需田暴糧適洛中求教於伊川
竟不外龜山之說旣而南歸益肆力于聖賢之學晚就特
科授博羅縣主簿居羅浮山中靜坐三年以觀天地萬物
之理超然自得而不滯於言語文字之末故龜山之門從
遊者衆求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先生一人而已今觀集
錄彪分體合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小而事事物物之故以
至于道德性命之奧靡不該悉則是書不可以不傳于世
明矣或曰傳其書不若明其道求諸言不若求諸心是固
然矣然而聖賢之道具於心聖賢之心形於言不得於言

而能得其心者鮮矣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其道者未之有也學者苟能即其心以玩其言則心與道可得而言矣夫六經四書皆道之所存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建極保民孔曾思孟之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之所以著書立言舉不外乎是先生上承伊洛龜山之統下啓延平晦庵之傳斯文一脈萬世是宗而可不因其言以求其心傳其書以明其道也邪是用重醵諸梓以廣其傳與四方君子共之凡有志者獲緒先生是書口誦心維而力行焉生乎百世之下而有以傳先生之道於百世之上竊則淑諸人達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八

則善斯世則於風化之萬一庶幾或有小補云成化八年龍集壬辰十二月甲子日賜進士文林郎知沙縣事後學嶺南張泰拜手謹序

又

明姜文魁

知延平府事

道學之傳自孔孟而下寥寥千載迨宋天啓奎文真儒輩出周程以來楊龜山出於將樂羅豫章李延平出於南平朱晦翁亦產自尤溪延平一郡而四賢繼生以明道爲已任楊傳于羅羅傳于李李傳于朱嘗時號爲劬魯之邦而

程子道南之言蓋亦至誠前知也夫子竊慕羣賢道軌幸守

是郡適羅先生十一世孫存德告葺舊祠以崇祀事復觀
龜山延平各有書院惟豫章尚爲闕典卜其地得城西舊
縣基寬敞可以妥神明可以展禮文可以育士類具請其
事于當道時上命侍御徽之程公勤之王公按治是邦咸
敦尚儒賢允其所請遂偕寅寮同府武寧萬君廷彩通府
穎上杜君煥推府順德陳君韶議出公帑協措葺舉而落
成之適戶部蓋君九成以公檄過家詣予告曰書院旣紹
前聞矣其遵堯錄燹沒已久今不復刊焉則豫章翼道之
功泯矣予因訪得元進士曹道振編校舊本但字多空缺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九

未備訛舛未真予爲採集史記叅互考訂首之以年譜經
解遵堯錄繼之集程楊語錄及所作序記詩文之類末則
附之以志文序記所以稱述先生者總若干萬言釐爲一
十七卷再新于梓與四方士共之庶先生之道因是不泯
焉於戲此特其槩而已乃若嘉言善行散失弗傳豈足以
盡其蘊哉然卽是仰窺先生論易大有之道議郊社婚娶
之引証詩章援據書詞春秋有解指歸釋例以至學庸語
孟說苑老莊各加究極詳論則五經羣書之旨天地萬物
之理無不融會貫通于心矣晦翁嘗云龜山倡道東南士

之遊其門者甚衆然精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其立言垂訓繼往開來真與龜山而同符清介絕俗闢邪翼正真與魯齋而並駕遵堯錄寓經濟才猷之志發精神心術之蘊追比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間有過之者雖然書院之建舊祠之葺文集之刻豈足以酬其功而償其德哉不過恭有司之職鑿尊崇之忱耳若夫表章實蹟建議清朝並與楊許司馬羣儒從祀孔子廟庭上發九原道學之馨下慰萬世景仰之念端有望于當道諸君子則予豈敢時正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

德歲次丁丑閏十二月初七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福建延平府知府進賢後學姜文魁書

又

明歐陽佑

延平府學教授

天下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者歸諸聖造道者歸諸賢夫聖不可尚已聖而天下者能幾何哉是故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言之技也勦取影響掇拾緒餘言之陋也叛道背經立門築室言之蠹也飾章會句踵謬承誤言之雜也有識君子皆陋之即使或災手木曰文矣文矣其何以信而傳後邪惟有精思力

踐超穎妙悟遠承師傳深契道體微之而願情理性
顯之則足以經世宰物近之而章程一代遠之則足
以垂憲百世小之而化家範國大之則足以擴天地
橫四海夫若是者言之善與文之精歟惟宋諸先生
自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兄弟鳴于西北間俾聖學大
明如日星經天江海行地固爲世道慶自龜山載道
而歸也程師卽善之曰吾道南矣然或繼承匪人抑
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邪幸有豫章羅先生親受龜
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祕故自有先生之學一傳而爲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一

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晦庵由是海濱鄒魯於斯盛哉
乃今讀豫章之集遵堯有錄議論有要語雜著有詠
誨子姪有書文夫皆根自身心出于至誠以爲心則
善身以化民則善俗以達天下則善治其有功于世
教豈小補云余來延郡庠披閱往訓每以舊集年久
漫漶爲惜庠生文明爲先生遺裔乃取舊集新之索
余以序余嘉其能不墜祖德也書而紀諸首隆慶五
年春三月初十日延平府學教授分宜歐陽佑序

又

由孔孟而下斯道之傳開于周子盛于二程而大會于朱子朱子繼周程之統者也顧其淵源一脉而豫章而延平的然相承如河源之發于崑崙由積石歷龍門而東注以放于海也斯道之傳蓋匪偶然中間若無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先生者又安足以肩承先啓後之任乎先生爲人嚴毅清苦四十一歲始受學于龜山之門計其時亦已晚矣夫學者惟無志于學則已有志于學雖其前之溺于流俗誤於岐趨者一旦親承大儒之訓翻然勃然卽可以得乎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一

吾性之所固有而聖賢之道求諸日用而無乎不在獨未有篤志求道如先生者耳當時龜山弟子千餘人何不告以伊洛所傳之學爲一聞至論遂驚汗浹背自悔虛過一生非先生之篤其孰能超然自拔如是且既從龜山授業又褻糧走洛而見伊川旣得伊川指示又歸而卒業于龜山抑何求道之勇也迨後盡得龜山不傳之秘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危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蓋其造道成德有非世人之所及知者矣先生之學傳之者李延平也常教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以寂然
不動之中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而出故
必操存涵養以爲應事接物之本此龜山心法深得
伊洛之傳者也延平答朱子學問必舉羅先生緒言
相諄勉其謹師傳以成後學如是至朱子擴而克之
致廣大盡精微使孔孟周程之旨融會歸一如萬派
之朝宗于大海而先生居三傳之中一脉淵源的然
有自亦如河之由積石歷龍門以東注也其承先啓
後之功豈不偉哉先生少著述惟遵堯錄二程語錄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三

及雜著議論要語學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先生之學
卽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學矣康熙四十八年己
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書于榕城之正誼堂

四賢紀要合編序

國朝沈

涵

提督福建學院

余校士至延平貢生康濟海者進所輯四賢紀要一
書向余請曰吾延大儒生長之地鄒魯文獻之邦也
近世儒術不講士之有志于身心性命者鮮矣生雖
不敏竊于四賢之書願學焉第恐學者病其書之繁
而不能卒業也嘗撮其大要合爲一編願公數言序

之予閱其書顧而謂曰子於正學入湮之際畱心采輯志切表章其意誠苦矣顧其學尤不可不克也子興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不約則不能一以貫之然不由博以返約則所謂貫者亦虛而無據今子病四先生之書之繁而抑知四先生之書有不可以繁廢者乎讀龜山集而不縱觀于章奏劄子經筵講義以及目錄字說諸辨則不知其進退出處有關於治亂安危者甚鉅也讀豫章集而不熟觀遵堯錄一書則不知其以儒生而究心當世之務愛君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古

憂國惓惓無已也至若李先生答問數十條言仁言義言性善言理一分殊一字一義無不與孔孟相發明可以苟且疎畧求之乎考亭之學散見于四書六經諸子百家之中遇一物必析其名覩一說必窮其解學者不一一攷究焉烏知其囊括天地洞貫古今以一身而集千聖百王之大成乎要之四先生之學以主靜爲體以窮理爲用以躬行實踐爲歸此其可以約求者也若夫著書立說挽世運於將衰扶人心於既壞簡言之不足則長言之正言之不足則隨事

托物以喻之此其不可以約求而當博覽以詳說者
子病四先生之書之繁而吾正欲子之從事於繁以
漸會其所不繁則進學其庶幾乎顧予也有主持文
教之責能弗大爲闡揚將先哲芳規正學留遺上諸
天朝 特賜褒崇俾先賢正學彰明較著垂爲斯
世學聖之宗以開來學用傳不朽言未畢康生瞿然
起怡然解曰生受教矣遂退而筆之端簡肯康熙丙
戌歲長夏日浙西沈涵書于延平津舟次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五

又合刻宋儒南劍
州三先生集

國朝沈

涵
福建
學憲

方今寰宇昇平儒風丕振學士大夫皆知凜遵

令甲推宗朱子我 皇上又於萬幾之暇 親灑宸

翰歷 賜武夷考亭書院昭示來茲猗與休哉千古

正學之傳至今日而大彰矣顧嘗聞之祭川者先河
後海言務本也爲學而不遯夫本源之所在尚可與

云知人論世哉考宋自熙豐以後國是淆亂之秋也
濂溪伊洛諸君子如草昧初開矐矐初啓方在若明

若晦之間而王安石以新經邪說榛蕪蔽塞之闕

南陲去中原最遠蔡京章惇之徒踵其鄉護法善神之
故知以紹述爲名貶斥善類天下知有王氏蔡氏不知
有周程久矣當此之時使無有人焉爲之續餘薪於
將燼指迷路於初岐則後雖有作將安仰焉此劍州
三先生所爲相繼而起也天不生三先生則濂洛之
學不傳天生三先生而使之生於中原全盛之時不
生於閩南危亂之季則朱子之學不出而濂洛之學
亦不傳今也龜山產於將樂豫章延平產於劍浦而
朱子適產尤渙於延平爲見而知之於龜山豫章卽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六

聞而知之其淵源授受之際所關於世道人心者豈
淺歟哉嘗合三先生生平而考之語其經濟則龜山
立朝七十日功業偉然若豫章遵堯錄一書延平論
封事數語以儒生而指陳國家理亂安危之故洞若
觀火厥後朱子在經筵排和議條戰守曰以正心誠
意告其君孰不本諸此乎語其學術則言仁言義言
性善言未發之中皆龜山開之豫章繼之至延平而
大暢其旨今朱子所著問答及經傳集註所載師說
皆其傳心要旨也至於立身行己應事接物則三先

生難進易退之風朱子實效法之或則終身無疾言
遠色或則如春風之被物或則如冰壺秋月之瑩澈
無瑕又何其與天空海濶活水源頭諸吟咏同一氣
象乎是則朱子之學之得力於三先生也如水之有
源木之有本後之學者可不尋求而討論哉涵不才
仰體 皇上褒崇朱子之意恭請 宸翰褒及三先
生懸諸郡城道南祠矣既又求三先生遺集裒爲一
書於龜山則得明萬曆年將樂令林某刻本於豫章
則得明成化年沙縣令張泰刻本於延平則得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七

本朝順治年先生裔孫李孔文刻本顧皆簡編劍蝕
字畫紕繆又多附載繁蕪乃一一校正刪其冗而仍
其闕亟付諸梓建陽學博藍君陳畧嗜學好古士也
俾董厥務書成題曰宋南劍州三先生集地從古尊
所自出也稱孔子曰魯人稱孟子曰鄒人云爾劍州
而外諸儒未及焉先河後海之義也推而廣之則願
以俟之君子

本傳 攷宋史及通志郡邑志改正

先生姓羅氏諱從彥字仲素其先世自豫章避寇來

劍浦復遷於沙是爲沙縣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以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生先生幼穎悟不爲語言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初從郡審律先生吳儀游已聞龜山先生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師焉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嘗講易至乾九四爻時告以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卽鬻田裹糧走洛見而問之願反覆以告先生謝曰聞之龜山具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八

是矣乃歸卒業偃侍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秘時嘗語以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須是著力來實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且如東漢處士各節有聞者多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相似以彼於道初未有聞故也方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

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蓋其所得者如此與時之壻同邑陳淵情好尤密定
交幾四十年淵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語人曰自吾
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其奧學清節真南州冠冕也旣
而築室羅浮山中居十餘年絕意仕進終日端坐以
體驗天地萬物之理閒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充
然自得所居在邑西洞天巖之麓有顏樂齋濯纓亭
白雲亭靜亭寄傲軒獨寐龕諸勝每自賦詩與默堂
相倡和然清介絕俗雖里人少知之若郡中李侗新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十九

安朱松同邑鄧迺皆先生高弟也嘗著遵堯錄述祖
宗以來宏規懿範及各臣碩輔論建謨畫下至熙豐
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
安危之大爲書四萬餘言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
不果紹興二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一始以特科授惠州
博羅縣主簿時州學新成太守周綰命先生率諸生
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舍人呂大中以詩叙之
龕諸廟壁五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四自廣回卒於汀

州武平縣學者皆稱豫章先生其遺書又有詩解卷

秋指歸語孟師說中庸說台衡錄二程語錄龜山語
錄議論要語詩文集等編先生卒時子敦叙早歿喪
不得歸後數年門人李侗始爲歸墓於郡之羅源里
祖墓側故書皆散佚無存寧宗嘉定六年癸酉郡守
劉允濟搜得遵堯錄上之乞賜謚又得先生墓爲之
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給官田以其租半予
守墳半供祀事每歲寒食命教授率諸生致祭理宗
淳祐七年丁未從閩刑憲楊棟之請賜謚文質明神
宗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從閩學臣熊尚文之請從祀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二十

孔子廟庭位在西廡司馬光下胡安國上其特祠自
元順帝至正元年辛巳先生五世孫天澤得請建祠
屢更廢興至明萬曆十一年癸巳閩撫趙可懷檄復
舊祀至今每歲春秋二仲上戊日有司率屬行祭祠
在邑西勸忠坊

京

按宋史載先生爲劍浦人督學沈心齋宗

伯亦以爲生於劍浦之羅源鄉嘗攷延平答
問補錄云李先生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

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侍

川如何看曰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又載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乃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博文乃沙人受業延平先生之門朱子集中有哭羅宗約二詩即博文字也又舊邑志辨疑云據先生集中載紹興乙亥博文之友東里盛木題義思祠壁云是祠先生八世祖所初先生同殿撰畸肄業於此按畸即博文祖又載先生輯龜山語錄云第四卷毘陵所聞注云辛卯七月自沙縣來至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二一

十月去蕭山所聞注云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按先生若非居沙何云自沙縣來也又明時樂廩生林鈿請補羅李二先生從祀呈亦以先生爲沙縣人今考先生故居在洞天巖之麓至明鄧茂七寇亂後羅氏始衰廢其游息諸勝正在洞天瀑布之濱去默堂居地甚邇故得竟日酬對聞羅源里無泉石之奇必非其所也若遵堯錄稱延平臣某

特據部爲言其塋羅源第以李先生扶藪至

郡故祔於祖墓傍耳不得以此而疑之也

又按宋史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卒於
官子敦叙早歿喪不得歸數年故人羅友爲
惠州判官遣人護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
寄託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門人李愿中始
爲歸葬於本郡羅源黃濟坑之源然先生之
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後云享年六十
有四自廣回卒於汀州武平縣革之記在紹
興壬申去先生歿僅十八年所知必真又龜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二二

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云伊川先生語錄在念
未嘗忘也但以兵燹散失收拾未悉舊日惟
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
以遭賊火據此二說則先生爲卒於武平明
矣史書所紀恐傳聞者異辭也

又按楊羅李朱四先生統脉相承源流甚正
其有功於聖道豈曰小補乃三先生俱膺封
爵惟羅先生尚有待焉方今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日議禮之臣所當亟思討論以

補茲缺典也

羅豫章先生集終

羅豫章先生集

卷首

三

羅豫章先生集卷一

遵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以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一

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日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剋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

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

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五採
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楷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
纂錄之歷三年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
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
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辯微
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
顥共十人擇其言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
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
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二
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
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
矣然事固有始駸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
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又以朝廷
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
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
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
繼筠鎮棣州以拒北寇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
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
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
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
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周回
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
中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三

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
力使爲間諜洞知蕃夷情狀每寇至必預爲之備
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
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
南兵力雄盛武功益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赤
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寇與兵二千而
已然以齊州賦歛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
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

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
女以爲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
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日無也帝曰
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掠
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
契丹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
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
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
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感說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四

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不告我而取
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
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
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練其人予
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
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

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帝曰爾

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賞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

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所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方

太祖以李謙溥爲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溥爲晉隰汾邊巡檢邊民喜之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五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契丹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戎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

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言

漢以來北戎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石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建隆元年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若歲薦饑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慮帝卽命發廩貸民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六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爲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爲安者以有兵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爲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予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楊泗饑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况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廩粟賑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薦饑無所收取倫之

言未爲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屢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川除在天上卽不能得若舟車足跡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卽平爾帝壯其言謂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七

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繕其器甲芻糧當爲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爲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僞蜀羣臣不以珍異奇巧之物爲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

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投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嘗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爲朕立法江南旣平還卿旄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趙普秉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使之勿測旣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

豫章先生集

卷一

賈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章
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以
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謀
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
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
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日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
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
爲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黃夷簡入貢召謂之曰
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
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俶克毗陵有大功
今當誓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卽當遣還不
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銀性絕巧嘗自結真珠鞍爲戲龍之狀以獻
太祖臻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
民政不亦善乎銀初在國中多置醜以毒臣下帝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九

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卮酒銀心疑之
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
罪在不赦陛下旣待臣以不赦願爲大梁布衣觀
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
腹中安有此事卽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銀銀慚謝
左飛龍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
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
宗好田獵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

禁兵衛士必拉馬首日兒郎輩寒冷望與掖接莊

宗卽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之致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性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大御龍直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又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懲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不徹定宗廟寶嚴典禮儀聶崇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覽訪儒術疇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充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各臣有聞望于
禁掖臺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
人呼有司爲恩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
甚薄俗非推公取士之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
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取虛譽當悉禁之
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閣門謝帝謂左右
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中書覆
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祿者奏名之時別析之
乾德元年詔舊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一

言極諫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其三曰詳閑
吏理達於教化並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若
二千字已上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
百有餘年禮樂不絕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
務在報神資乎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
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

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彌旬不
止至是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

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
對感泣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
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爲號
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所慚
也

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寶藏庫乾德中所積克羨太祖
顧左右曰軍興饑饉須預爲之備若臨事厚歛非
長計也當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三

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
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日不足汝不素爲計度而使
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餽運是可
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苟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
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邸見太宗
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卽位任以爲相因語昉曰
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

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
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帝
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赴所職儀
於是再入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
聲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鄂州
團練使

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
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爲教坊都知帝曰此雜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三

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
國家區別流品所
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衛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授同光故事
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
可效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
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
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溫叟溫叟
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

主見前所送錢局牘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溫叟真廉士也哉亟命輦還密白于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溫叟有之

太祖聰明英睿善知人下位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自聖知不次拔擢嘗以中牟縣令李鶴爲國子監丞延州錄事叅軍改從革爲贊善大夫定州錄事叅軍郭思齊爲太子中允河陽節度判官石雄爲補闕萊蕪縣令劉琪爲拾遺安丘縣尉張邈爲將作監丞鄭州防禦判官李搏爲監察御史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四

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焉

太祖初有天下欲知外事用隰州刺史史珪察訪珪招權通姦欲有所欺德州刺史郭貴部下爲姦通判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以是事多違戾貴無如之何貴與珪素善因以其事告珪珪乃記其事於尺牘欲伺便言之一日帝忽言今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乃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尺牘奏之曰祇如德州通判梁夢昇欺蔑刺史幾至於成帝曰非刺史有姦賊乎夢昇真清強吏也

因以反牘授左右日持此付中書以夢昇爲贊普
大夫尋出珪于外

乾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之後亡
命結集羣盜蜂起逼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
力不能禁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
與賊戰彭山軍士觀望無鬪志思恭募先登者旌
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戰群賊敗走思恭矯詔
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置用官錢請鑿獄治
罪帝嘉其果幹詔勿劾令知州事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五

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
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緩撫聞知州郭思齊兵馬
監押郭重遷等措斂于民頗爲不法恃其地遠謂
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鞠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
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
雲樓下諭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
菽麥如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
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

幸

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藩鎮以惠民爲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

丘園一本作兵柄

武行德向供郭義袁彥等爭論疇昔功

勲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翌日皆罷鎮授以

環衛

太祖修大內旣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六

人皆見之耳

臣從彥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臥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

不可露臥也帝曰常人之情覩星月爛然則生怖

畏至於闢室得歎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思進曰陛下退朝畧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且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殺所乘馬旣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七

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官闈戚里相視亦競爲之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禱謝後因侍坐與孝章皇后間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粧肩輿乘以出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黃金飾之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古語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太祖嘗言天命所屬王者不歿周世宗每見將帥容貌魁壯爲士心所附者率多疑忌見人之形氣磊落者多因事誅之而朕日侍其側都不爲慮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豈可以臆度而濫刑誅若夫命數之所鍾亦非人謀之能屏故開寶之前惟殿前都虞候張瓊以忤晉邸伏法外未嘗輒誅大臣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坐穀至望見上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宜甚急終彷徨不進帝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帝已束帶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六

穀遂趨出

臣從彥辨微曰學士職親地禁非謹重之士有器識文章者不可居其任陶穀不知爲如何人其在翰林也太祖御便殿坐召之前卻不進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臣束帶以見之此其廉耻有足稱者非特穀也古者君臣之間禮義廉耻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耻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則天下不足爲也

太祖朝臣僚有功當進官帝不喜其人欲勿進趙普

力請之帝怒固不與轉官普爭之曰賞者聖人所
以勸善罰者聖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
之爵賞刑罰也非陛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
自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隨之帝入宮
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寤卒可其奏

臣從彥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
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特臣寮中有
功當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
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五

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
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
也易於反掌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
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
觸鱗乎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
私然亦不能塵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寮中有一人稱有急事
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
爲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帝以斧鉞柄撞其口

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彥辯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剪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當時臣寮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警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二十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普所爲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家召其諸弟張酒食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請珠崖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衆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彥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

事成功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
有容而惡其專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爲可
知也已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
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也不可不謹也普身爲
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黜舊脫禍而多
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普則愧之矣
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
五百兩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
史兼通釋典帝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十一

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
思練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大和
昔黃帝享國永年者得此道也帝大悅故有是賜
臣從彥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其
賜必有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
肯以其術市恩以誤至尊其論帝王養生則以
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言之此羽衣中之最賢者
也帝命賜衣一襲足矣至若金帛之賚似未有

以處之澄隱不知固辭何耶蓋方外之士與儒者不同辭受取舍非所以責澄隱也

羅豫章先生集卷一

終

羅豫章先生集

卷一

三

